

《老子》“天下”概念西译与思想重构 ——以杜善牧译本为中心

林茹¹, 张照²

1. 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2.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61

DOI: 10.61369/SDME.2026080033

摘要：“天下”是《老子》中的重要概念。本文承接陈鼓应关于老子思想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延伸到政治论”的判断，以杜善牧《老子》西班牙语译本为中心，从宇宙观、人生观与政治观三方面考察“天下”在西语语境中的思想重构。研究发现，杜善牧并未将“天下”固定为单一译词，而是通过正文译词、章节题目与注释阐发，将其分层组织为宇宙生成、生命安顿与无为治理三重意义。其译法拓展了《老子》“天下观”的西语表达空间，也揭示了中国古典概念跨语际传播中的意义重组。

关键词：《老子》；天下；杜善牧；西班牙语；思想重构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and Intellectual Reconstruction of Tianxia in the Laozi: A Study Centered on Carmelo Elorduy's Spanish Translation

Lin Ru¹, Zhang Zhao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61

Abstract： Tianxia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Laozi. Drawing on Chen Guying's view that Laozi's thought extends from cosmology to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further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armelo Elorduy's Spanish translation of the Laozi and examin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anxia in the Spanish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smology, life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thought. The study finds that Elorduy does not render Tianxia with a single fixed equivalent. Instead, through lexical choices in the main text, chapter titles, and explanatory notes, he reorganizes the concept into three layers of meaning: cosmic generation, life orientation, and non-action governance. His translation expands the expressive space of the Laozi view of Tianxia in Spanish and reveals the intellectu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concepts in cross-linguistic transmission.

Keywords： Laozi; Tianxia; Carmelo Elorduy; Spanish translation; intellectual reconstruction

引言

《老子》中的“天下”贯穿“道”的生成、圣人的修身、百姓的生活与侯王的治理，是连接宇宙法则、生命安顿与政治秩序的重要概念。既有研究已揭示《老子》“天下”观的多重内涵。陈鼓应指出，老子所言“天下”除王权统治范围外，涉及宇宙万物所处之境，具有形上层面的天道观。其哲学系统也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1]。在此基础上，王威威将《老子》中的“天下”概括为作为万物生成、存在空间的“天下”、作为“天地万物之全体”的“天下”以及作为“无外的政治共同体”的“天下”三重含义^[2]。因此，“天下”是贯通宇宙、人生与政治的复合概念，其翻译须回到《老子》“天下观”的整体结构中考察。

西班牙汉学家杜善牧（Carmelo Elorduy）的《老子》全译本具有较强的解释性和比较哲学色彩。他常通过正文译词、章节标题和注释相互配合，对核心概念作出语境化阐释^[3]。本文以杜善牧《老子》西班牙语译本为中心，承接陈鼓应关于老子思想“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的判断，从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观三个层面考察“天下”在西语语境中的意义重构，揭示“天下”概念在译本中分别呈现为世界整体、世人经验场域与无为治理对象的不同形态，进而说明杜善牧对“天下”的处理已不止于词语对应，而是在西语思想框架中重塑了老子“天下观”的内在脉络。

项目信息：安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2021AHSKQ2021D190）。

作者简介：

林茹（1989—），女，山东济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班牙语翻译；

张照（1987—），女，江苏徐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海外汉学。

一、宇宙观层面：作为道之生成场域的“天下”

在《老子》中，“天下”首先具有宇宙生成论意义，指“道”化生、天地涵摄、万物共存的整体世界。此处的“天下”以“道”为本源，涵盖天地万物并在天地之间自然运行。

第40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宇宙观层面“天下”的典型例子。此句将“天下观”提升到“道”的层次，揭示万物由无形到有形的生成过程，可视为老子道论哲学的重要表达，也是中国哲学中较早的宇宙发生论命题^[1]。“天下万物”指天地之间一切存在，“天下”则强化其无所不包的整体范围。杜善牧将此句译为“los diez mil seres del mundo nacen del Ser y el Ser nace de la Nada”^[4]，其中“los diez mil seres”对应“万物”，“del mundo”对应“天下”，承担整体世界义。

第52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同样显示出“天下”的宇宙生成论含义。此句两次出现“天下”，均与“始”“母”相关，“始”指向万物本原，“母”说明道对万物的生养意义，“天下”是由本原开启、由“道”生养的天地万物整体。杜善牧将两个“天下”均译为“mundo”，“始”译为“origen”，“母”译为“Madre”，以“mundo”概括“天下”的整体世界义。其注释称，道是“世界中一切生命之母”，世界生命则是其“子”^[4]，表明他将“天下母”理解为“道”对世界生命的生养关系。

第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可与第52章互相印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说明“道”先于天地而存在，“可以为天下母”则以“母”说明道对天下万物的生发和涵养作用。杜善牧将第25章的“天下母”译为“la Madre del Mundo”，与第52章“la Madre del mundo”形成呼应，二者均以“mundo/Mundo”对应“天下”，以“Madre”对应“母”，共同突出“天下”的世界整体义和“道”的生养本原义。第52章使用小写“mundo”，侧重普通范围义，第25章使用大写“Mundo”，则强化“世界之母”的概念化表达。

第25章和第52章以“mundo/Mundo”概括“天下”的整体世界义，以“Madre”表达道对万物的生养关系。与第40章相比，二者更突出“母”的意象，但三章共同指向宇宙生成层面的“天下”，即由道生成、涵摄并生养的天地万物整体。由此，杜善牧将“天下”转化为西语中关于世界整体与生命本原的表达。

二、人生观层面：作为世人经验与生命安顿场域的“天下”

由宇宙观下注到人生观^[1]，是老子“天下观”的重要展开方式。老子讨论现实人生问题时，常从形上本体下贯至人生观与政治论，“天下”也转化为世人共同生活、价值判断与生命安顿的经验世界^[1]。在此层面，“天下”指人所置身的世间范围。

第2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体现了“天下”作为世人价值判断范围的意义。老子借美丑、善恶的对立，说明价值判断随主体立场而变化，并在“相反

相成”中生成^[1]。题目译为“Dejar a las cosas seguir su curso natural de armonía de contrarios”（让事物遵循对立和谐的自然进程）^[4]，杜善牧将其纳入“对立面的和谐”（armonía de contrarios）的解释框架之中。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译为“En el mundo todos saben que lo bello es bello”（世人知道美之所以为美）^[4]，以“en el mundo”对应“天下”，将其处理为世人共同经验和价值判断发生的场域。

第13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将“天下”引向个体生命与整体世界的关联。老子“贵身”思想强调，理想统治者须先爱重自身生命，进而推己及人、承担天下重责^[1]。杜善牧以“el mundo”对应“天下”，将“寄天下”“托天下”译为“confiar el mundo”与“encomendar el gobierno del mundo”，使“天下”兼具“世界”与“治理对象”的意味。注释又将“天下”解释为“lo que cae debajo del Cielo”（天之下的一切），既是可被托付的整体世界，也是生命价值向外扩展的场域。“Como a su propia persona”（如同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则体现出由“贵身”“爱身”推及天下的生命伦理意识。

第54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馥；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呈现由修身推及天下的思想进路。“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强调不同层次各循自身尺度，由修身、齐家、治乡、治国逐层推向天下^[1]。杜善牧以“persona”“familia”“país”“Estado”“mundo”对应“身、家、乡、国、天下”^[1]，基本延续了这一递进结构。“其德乃普”译为“virtud universal”（普遍之德）^[4]，凸显德性由个体走向整体世界。“以天下观天下”译为“Atenciones mundiales requiere el mundo”（关照世界，需要以世界为尺度）^[4]，则将“观”转向对世界事务的关切。第54章的“天下”由此成为修身工夫推展至的整体经验世界。

第2章的“en el mundo”指向世人认知与价值判断，第13章的“mundo”呈现由爱身推及爱天下的伦理逻辑，第54章的“mundo”则成为修身工夫层层推进的最高范围。杜善牧将人生观层面的“天下”处理为人所置身的经验世界，体现出老子天下观由宇宙法则向人生法则的落实。

三、政治观层面：作为无为治理对象的“天下”

老子“天下观”由宇宙观下贯人生观，最终指向老子的政治观^[1]。“天下”上承天道法则^[1]，下涉国、圣人、侯王、百姓与民，具有政治共同体含义^[2]。因此，政治观层面的“天下”是有待统治者以无为、清静、无欲及“以百姓心为心”加以安顿的整体秩序。

第29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集中体现“天下”作为无为治理对象的意义。为政者若以强力把持天下，终将陷入“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的结局，以“有为”之败反衬无为而治的合理性^[1]。杜善牧将“取天下”译为“conquistar el Imperio (el mundo)”（征服帝国，即世界），又将“不可为也”译为“No se le puede manejar”（不能操控它）。“El Imperio (el mundo)”兼具“帝国”与“世界”意味，“conquistar”“manejar”突出征服与操控，“天下”成为不可任意占有和操作的政 治整体。杜善牧注释“天下”为“Mundo o imperio, según el contexto”（世界或帝国，视语境而定）^[4]，也说明其在二者间的语义转换。

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进一步呈现了“天下”在无为政治中的自我安顿。“无名之朴”由修身到治国，君主若能持静止欲，便可使民众自化自正，具有“化成天下”的政治意义^[1]。杜善牧将“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译为“Sin ambiciones hay paz y el mundo se estabiliza por sí mismo”（没有欲求，便有安宁，世界将自行稳定）。“El mundo”对应“天下”，强调整体世界在无欲、清静之中自行趋稳，也呼应了杜善牧将老子政治理解为“安静顺应、以德感化”的思路^[5]。“Espontáneamente”（自发地）与“por sí mismo”（自行地）则明确呈现出“自化”“自定”的自发性，杜善牧的译法处理较好地呈现了老子无为政治中“少干预而自化”“无欲静而自定”的思想。

第49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将政治观层面的“天下”落实到圣人与百姓的治理关系。理想统治者须收敛私欲、破除自我中心，才能“以百姓心为心”^[1]，圣人之治以包容和保全为基本取向，在超越善恶分别的政治尺度中，将善者与不善者共同纳入天下秩序^[6]。杜善牧以“Solicitud del sabio por el Imperio”（圣人对帝国的关怀）为题，将“圣人在天下”译为“El santo anda solícito por el Imperio”（圣人为帝国殷切操劳），用“Imperio”突出圣人所处的政治共

同体^[7]，并暗合“天下”在跨文化阐释中向共同体意义生成的可能^[8]，又将“为天下浑其心”译为“Fusiona su corazón con el mundo”（使其心与世界相融合），以“mundo”指向由百姓之心构成的整体世界。二者转换表明，“天下”既是政治秩序，也是圣人与民心相融的整体场域。从老子天下观念的内在结构来看，“天下”并不只是既有王权秩序的政治空间，而是在对“天下一天子”关系的松动中，转向以“圣人”与“无为”为核心的秩序构想。杜善牧在第49章中以“Imperio”凸显圣人所面对的政治共同体，又以“mundo”呈现圣人与民心相融的整体场域，实际上体现了《老子》“天下”在政治秩序与世界整体之间的双重展开^[9]。

政治观层面的“天下”在杜善牧译本中主要呈现为无为治理的秩序对象。第29章以“el Imperio(el mundo)”突出帝国与世界的双重属性，第37章以“por sí mismo”强调天下自行趋稳，第49章借“Imperio”“mundo”切换呈现政治共同体与民心整体。由此，杜善牧将“天下”处理为不可强力占有、只宜无为安顿的整体秩序。

四、结语

“天下”的西班牙语翻译已超出语词对应层面，体现为思想文化术语在概念内涵、语言表征与语境交际间的再阐释^[10]。杜善牧对“天下”的多样化处理，正体现出该概念在三者之间的复杂协调。“天下”随语境变化进入宇宙生成、生命安顿与政治治理三个层面。宇宙观层面指“道”生成、涵摄并生养的世界整体，人生观层面指世人经验、价值判断和生命安顿的场域，政治观层面则处于帝国秩序、世界整体与治理对象之间，呈现不可强取、不可操控而应顺其自化的秩序意味。三者层层相贯，构成贯通天道、人事与治道的“天下”复合概念。杜善牧正是在译词选择、题目概括与注释阐发的共同作用下，使其转化为西班牙语语境中的思想对象。

参考文献

- [1] 陈鼓应. 老子与孔子的“天下”观[J]. 道家文化研究, 2019(0): 305-333.
- [2] 王威威. 《老子》“天下”观念的三重含义[J]. 哲学动态, 2024(12): 36-43, 123.
- [3] 张照, 辛红娟. 《道德经》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及其经典化[J]. 国际汉学, 2025(3): 36-45, 156-157.
- [4] Elorduy, C. Lao tse/Chuang tzu. Dos grandes maestros del taoísmo[M]. Madrid: Editorial Nacional, 1977.
- [5] [西]杜善牧. 老庄思想与西方哲学[M]. 宋稚青, 译. 台北: 三民书局, 1984.
- [6] 何绍锦. 包容与保全: 老子“天下”思想新论[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04): 34-40.
- [7]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8] 黄中伟. 共同体的生成: 马丁·布伯对《道德经》“天下”的跨文化阐释[J]. 中国比较文学, 2026(1): 96-110.
- [9] 冯莉. 以道为基础的天下秩序新建构——论老子的天下观念[J]. 中国哲学史, 2022, (5): 27-33.
- [10] 戴拥军. 从“天下”的英译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实践原则[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6(5): 88-93.